

精神讲话

精神生活

精神生活是中國政治經濟之靈魂，同時也是中國民族生命之源泉。我們中國人，在過去幾千年來，對於精神生活的追求，是始終不渝的。在封建社會，精神生活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，是他們用以區別於其他階級的一種標誌。在現代社會，精神生活是每個人的權利，是每個人都應該追求的。我們應該認識到，精神生活是人類進步的動力，是人類文明的基石。我們應該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，更加重視精神生活的建設。我們應該通過學習、思考、實踐，不斷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貢獻力量。

我們應該認識到，精神生活是人類進步的動力，是人類文明的基石。我們應該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，更加重視精神生活的建設。我們應該通過學習、思考、實踐，不斷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貢獻力量。

我們應該認識到，精神生活是人類進步的動力，是人類文明的基石。我們應該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，更加重視精神生活的建設。我們應該通過學習、思考、實踐，不斷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貢獻力量。

JD
763
1029

對貴州黨務政人員訓練所第三期學員講話 王徵堂

做文明題之第三講

各位同學：

蔣委員長，於新年一月六日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報告，曾告訴我
們做人，革命與建國的道理。這裡面就提到大學之道底三個綱領；在
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。又提起了格物，致知，誠意，正心，
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之八個節目。蔣委員長說：我們

總理認定這大學之道，是我們中國政治哲學之獨有的寶貝。同時
蔣委員長又說他自己到了三十八歲以後，每年至少要看一遍大學，覺
到其中有無限的道理和無窮的奧蘊。

各位同學；我們唯一的革命領袖，在今日，為什麼要提示
我們這大學之道？

這大學之道，究竟是不是做人，革命與建國的道理？兄弟以為，我們至少要接受我們革命領袖底指示，來研究一下才好。

兄弟個人，對於「做人」這一層，曾和第一期的同學說過一句話，就是：

喫飯是為做人！

接着對第二期同學，又曾說：

做人是為犧牲！

兄弟說這兩句話，原是為了說明我國人對於人生底的觀感，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偏見，固然是沒價值的。不過在這世界，盲目地崇拜物質，到處都被唯物主義底洪流所激盪着，把人生的價值，全以物質來做尺度的今日，和已陷於政治之迷的唯侵畧的帝國主義者，將欲吞噬我中華民族底現在，兄弟以為，我們對於這「人生」是應有「做人的自覺」，同時是更應有「犧牲的自覺」之必要。

所以兄弟雖是個微聲，單就這做人問題，也和上二期同學，討論過二面了。今天來到這裡，和各位見面，原想另找些題材，可是我這惰性思維，老把這做人的問題浮映在頭腦裡，而且是，時時有迫使我繼續地來把握這人生，解釋這人生的情緒。因之兄弟，今天對各位要講的，還是這個做人的問題。如其把上二面的講話，連繫起來，那末，今天可算是做人問題之第三講。

二。

人生，有許多人看做為極神秘的。也有許多人是看做為極簡單的。

極簡單地看，說做人是喫飯。

極神秘地看，說做人是變化，是和宇宙一樣地不可思議，

其實做人，既不神秘，也不簡單。做人自有做人的依據，一言以蔽之，於物而已！所謂窮至事物之理，以現實的存在，來決定

做人的意志。再把这个意志，使成为现实的力，来改造这个决定做人的意志底现实。能这样，就可算是已尽做人的能事了。

这样说来，做人，当然不光是为存在。

存在是要有存在的价值。所以兄弟也曾说：做人，是秩序的，道德的。做人，是要在普遍的当中求特殊，而这个特殊，人是指在普遍的人群里去求进一步的秩序，更进一步的道德，而这个目的，又在求止于至善。但这些是都须以牺牲的精神去掉的，所以兄弟对第二期同学讲的结句是：做人是牺牲！

三

可是怎样才能做到牺牲呢？这个还是问题。兄弟今天所要解释的，也就在这一点。

各位：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旅途上，旅途和我，是相互演成了历史。但这个历史的本身，又形成了语言，风俗，习惯，和传统种

種的差異。這個便是民族底不同，而顯現了各樣的文化底文明。也因而造成了種種惟我獨有的團氣。這種惟我獨有的團氣之特續和變遷，都就由我們做人的積累和銷毀——精神和物質——底結果而構成的。所以歷史是做人旅途上的產物。因之，我們各個人都是歷史的內容——質量。換句話說，做人是就在創造歷史。

各位可再想一想，我們既都是為歷史的內容，那末，我們和歷史就不能分開來說。同時我們如果再深刻地思維一下，更可以覺到這人生，不論是有意識，或是無意識，是都逃不了為這歷史之索的一系，即使你，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力，加到這歷史的身上。結果，我們不過是為歷史而做人。是為我們所獨有的這個團氣而做人。是為我們這個獨有的團氣，使再擴而充之，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做人。所以掉轉來說，歷史，也就是人所創造的結果。

但人生底究極，又不過是歷史的沈澱，也不過是歷史底銘

爐中所燃燃出來的淨道，灰燼！

這話怕又磨穿了「人生」！！

其實是，我們之真的生命，永遠的真的生命，——人生的精華——是時時刻刻地，全般地，在奉獻給我們的歷史，——我們的民族的歷史啊！我們最後，個人所自有的，不過是糟粕而已。

所以兄弟說：做人是犧牲！

原來做人之真的意義，並不是為維持這具有頭腦手足之僅有的形骸底生命，乃是在做民族的份子，國家的一員，乃創造一個精神的結晶之民族的魂，使之有永遠的堅韌的生命。這個又好似是我們應有的，有命的責任。也可以說是做人最終的一考。因為歷史是必然的要求我們來做他的內容。所以我們不犧牲，也在犧牲。不過這不是一般人所能盡明的理論，只有能體會的，才能覺到是這樣。

但兄弟所請「做人是『犧牲』者，乃是指意識的犧牲，乃是要求我們來發揮大無畏的精神，以與我們的環境來奮鬥，來抵抗。至於怎樣發揮這個精神，這就在乎個人之格物的識力，和格物以後底識力，能不能整個地表現使成為現實的力為依歸了。

總識，是由格物而來。格物才能致知。但是致知以後呢？

總理說：知難行易，這是總理哲理論。依照 總理的學說，天下自無難事，惟恐無知，知必能行。但這惟有偉大的革命領袖，才敢說。也惟有偉大的革命領袖，才能行。所以 總理的一生，就是這個精神的表現。而 總理之所以有這個敢作敢為的精神底動力，又在那裡呢？這就是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地方。

在兄弟看來，事實上，沒強毅精神底弱者，往往於觀感

雖有所得，却不能使之實現，而竟使所知成為精神的流產。這句教知以後，不能再踏進一步，而就令那由格物而得底知，死在頭腦裡，或使化為進塊，或把他翻譯到紙上，成為僵卧的文字——如今日之標語口號——這究竟是為着那一點呢？

兄弟以為，這完全是為着根本沒有體會到「誠」字的緣故。

大學裡說：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。」要是知能知得透澈，自然會生至誠。總理所說的知難行易，就是這個根據。總理之所以有敢作敢為的大無畏精神，也就是由其格物而得的知能引起。總理的至誠，來倡導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。所以怎樣才能做到犧牲這一步，是全要有認識環境以後底知，是否是有誠意而加現實以力的肯定，或否定，而來斷定。認為是肯定的，便當以全力和至誠來維護；認為是否定的，便當以全力和至誠來摧毀。不論「是」或「否」，世間是只沒有無所犧牲。

牲而可坐得的事物。所以要有所維繫，或要有所摧毀，終不可無犧牲。而犧牲全須乎誠。

五。

所以中庸裡說：「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」便是這個道理。又說；

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」

這又明明是說；做人非有所犧牲不可。又說；

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又說；

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，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」這幾

句話，更是明白地說明做人是宿命地被要求着犧牲。所謂「誠

之者，是要把天地之道底「誠」，現實地翻譯出來，來做人生的依

據。所謂「為天地立心，為萬物立命」，所謂「輔相天地之道，成

萬物之宜」，換句話說；就是要我們來替天行道。

但所謂誠者已然是非自成也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已然是生物不測，那末，天地底目的，是在要生物成物。要生物，成物，所以雖是天地，也不能無所犧牲。因之拿中庸這幾句話來講，犧牲實是人生的宿命。

請到這裡，兄弟可把對上二期同學所講的話，和今天所說的歸納在一起，有如下列的三語；

與做是為做人；

做人是為犧牲；

犧牲在乎誠！

把這三語，再歸納起來，便可得

做人在乎誠。

這個「誠」字，就是人類歷史的動力。一切宇宙的变化都由此而起。所以我們既生在今日的中國，決不能不把自己的良心——誠，拿

了出來，未問問自己，究竟對這現實的殘境，曾張開眼睛睜
過了沒有？仔細地瞧過了沒有？

我們民族自身之內在的狀況，是怎樣？國際上的處境又是
怎樣？民族道德之淪亡，民族意識之薄弱，已遭到世界無上的
輕蔑。一批批的漢奸，正在謀燒毀自己民族的歷史，正在想摧殘自
己民族之永遠的生命。在這個時候，外來的壓迫，又一天天的加
重。這危如累卵的國族，我們願意給他就此破碎！這個時候，
是祇有犧牲二個字，才是我們救藥。我們字典裡，老實說，是祇
有犧牲救國四個字了！我們是要預備這句「我」人生，整個地奉
獻給我們的民族國家，未驅使受用，我們要在這生活之嚴肅的戰
場上，以感激的情緒，未維護我們民族的歷史，未創造我們民族
之新的生命，這是我們不能忘恩於民族的一點報答啊！我們是
願意做歷史——民族歷史底淨道，灰燼！但是我們祇有在整個底

人生的認識下，才會產生真正的犧牲精神。

整個人生的認識，是什麼？

兄弟，不容氣地說；就是我們要先意識到死，才會意識到整個人生的意義。也就是說：只有把這個「死」字，計算在整個人生行程以內了以後，才會產生人生真正的意義。諺句話說：是先要預備怎樣「死」，才將再來圖做人。古語說：置之死地而後生，又說：死裡逃生。做人是就要有這種的情緒！現在我們民族的位置，已被逼到死線上了！我們所寄託的真的生命，已快被人殺滅。我們應急切地借着這內外不斷地刺激，來趕緊打起我們必死的犧牲的情緒，預備為我們民族歷史來做最後的孤注。

我們要曉得，這種現實的教訓，擺在我們面前，要是還不明白地認識，或是既認識了還不能用至誠來打算應付，那末，就根本不配談做人了！這不過是在實行其做人是為喫飯的主義而已！

所以我們只有把這個「死」，最後的犧牲底情緒，來作為自己一自民族最後效力，用來維護國家民族的歷史之永遠的延續，中庸說「至誠如神」，司神的生命一樣，這才算是人生真正的意義，這才算是做人。

各位：由死的一面，來尋生路，這實在是目前中國人所應有的覺悟。各位同學！你們到此受訓，在最近的將來，便要出去做事，對於縣政之種種的學識，固然要緊，但兄弟以為一個人如其對於「做人」的根本，沒有認識透徹了以前，那末，什麼學問，都是假的。功名利祿更不用說了。人，不得不做，是要以必死的決意來於各位的。各位，還要曉得，真個是人，決不是徒然和過去一樣來重複地扮演一團。是要加工於現存的時代，而使成為新的產物。這就是說我們要去創造歷史，雖然我們是逃不出為歷史之索的一系。但總要名副其實地來做個人人生無上的最大的

第一，歷史底創造者。唯如是，才可以發現這人生不滅之泉的生命，
永遠的生命。我們永遠的愛，也就要求之於國民歷史之中。所以
，要是這永遠的愛底民族底歷史，一朝有被摧毀或燒滅的危險的
時候，那末，就是灑盡了我們子孫最後底一滴血，也不惜與之一併，
這乃是做人的勇氣，也就是一個民族的意義。但這又在乎我們的
至誠，至誠無息!!!完了。

TD